

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五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九

釋僧肇二

涅槃無名論

并上秦主姚興表

僧肇言。肇聞天得一曰清。地得一曰寧。君王得一曰治。天下伏惟陛下。濬哲欽明。道與神會。妙契環中。理無不統。游刃萬機。弘道終日。威被蒼生。垂文作則。所目域中有四大。而王后一焉。涅槃之道。蓋是三乘之所歸。方等之淵府。渺溱希夷。絕視聽之域。幽致虛玄。殆非羣情之所測。肇自人微。猥蒙國恩。得間居學肆。在什公門下。十有餘載。雖眾經殊致。勝趣非一。然涅槃一義。常自聽習。爲先。肇才識闇短。雖屢蒙誨喻。猶懷疑漠。莫爲竭愚。不已。亦如似有解。然未經高勝先唱。不敢自決。不幸什公去世。諮參無所。自爲永慨。而

陛下聖德不孤，獨與什公神契，目擊道存，快盡其中方寸，故能振彼玄風，已啟末俗。一日遇蒙蒼安城侯姚嵩書問，無爲宗極何者？夫寂生所已，久流轉生死者，皆由著欲故也。若欲止於心，卽無復生死，旣無生死，潛神玄默，與虛空合其德，是名涅槃矣。旣曰涅槃，復何容有名於其間哉？斯乃窮微言之美，極象外之談者也。自非道參文殊，德侔慈氏，孰能宣揚玄道，爲法城壘，使夫大教卷而復舒，幽旨愉而更顯，尋玩殷勤，不能暫捨，欣悟交懷，于舞弗暇，豈直當時之勝軌，方乃累劫之津梁矣。然聖旨淵玄，理微言約，可已匠彼先進，拯拔高士，懼言題之流，或未盡上意，庶擬孔易十翼之作，豈貪豐文圖已弘顯幽旨，輒作涅槃無名論，論有九折十演，博採眾經，託證成喻，已仰述陛下無名之致，豈曰闕詣神心，窮究遠當，聊已擬議玄門，班喻學徒耳。論末章云：諸家通第一義，誰皆云廓然空寂，無有聖人，吾常已爲太甚，逕庭不近人情，若無聖人，知無

者誰實如明詔實如明詔夫道恍惚窅冥其中自精若無聖人誰與道游頃諸學徒莫不躊躇道門怏怏此旨懷疑終日莫之能正幸遭高判宗徒幡然扣關之儔蔚登玄室真可謂法輪再轉於閭浮道光重映於千載者矣今演論之作旨曲辨涅槃無名之體寂彼廓然排方外之談條牒如左謹言仰呈若少參聖旨願敢存記如其有差伏承指授僧肇言

九折十演者

開宗第一

無名曰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秦言無爲亦名滅度無爲者取乎虛無寂寞妙絕於有爲滅度者言其大患永滅超度四流斯蓋是鏡像之所歸絕稱之幽宅也而曰有餘無餘者良是出處之異號應物之假名耳余嘗試言之夫涅槃之爲道也寂寥虛曠不可言形名得微妙無相不可言有心知超羣有言幽昇並太虛而

永久隨之弗得其蹤。迎之罔眺其首。六趣不能攝其生。力負無已。化其體。潢漭惚恍。若存若往。五目不覩其容。二聽不聞其響。冥冥窅窅。誰見誰曉。彌綸靡所不在。而獨曳於有無之表。然則言之者。失其真。知之者。反其愚。有之者。乖其性。無之者。傷其軀。所已釋迦。掩室於摩竭。淨名杜口於毘耶。須菩提唱無說。已顯道。釋梵絕聽。而兩華斯皆理爲神御。故口已之而默。豈曰無辯。辯所不能言也。經云。真解脫者。離於言數。寂滅永安。無始無終。不晦不明。不寒不暑。湛若虛空。無名無說。論曰。涅槃非有。亦復非無。言語道斷。心行處滅。尋夫經論之作。豈虛構哉。果有所已。不有。故不可得。而有。有所已。不無。故不可得。而無耳。何者。本之有境。則五陰永滅。推之無鄉。則幽靈不竭。幽靈不竭。則抱一湛然。五陰永滅。則萬累都捐。萬累多捐。故與道通。抱一湛然。故神而無功。神而無功。故至功常存。與道通。洞故冲而不改。冲而不改。故不可爲。自至功常存。故

不可爲無然則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恬焉而夷怕焉而泰九流於是乎交歸眾理聖於是乎冥會斯乃希夷之境太玄之鄉而欲言有無題旂標其方域而語其神道者不亦遊哉

覈體第二

有名曰夫名號不虛生稱謂不自起經稱有餘涅槃無餘涅槃者蓋是返本之眞名神道之妙稱者也請試陳之有餘者謂如來大覺始興法身初建澡人解之清流憩七覺之茂林積萬善於曠劫蕩無始之遺塵三明鏡於內神光照於外結僧那於始心終大悲已赴難仰攀玄根俯提弱喪超邁三域獨蹈大方啟八正之平路坦眾遮之夷途騁六通之神驥乘五衍之安車至能出生入死與物推夷道無不合德無不施窮化母之始物極玄樞之妙用廓虛宇於無疆耀薩雲於幽燭將絕朕於九止永淪太虛而有餘緣不

盡餘迹不泯業報猶魂聖智尚存此有餘涅槃也經云陶冶塵滓如練真金萬累都盡而靈覺獨存無餘者謂至人教緣都訖靈照永滅廓爾無朕故曰無餘何則夫大患莫若於有身故滅身曰歸無勞動莫先於有智故絕智曰淪虛然則智曰形倦形曰智勞輪轉修途疲而弗已經曰智爲雜毒形爲桎梏淵默曰之而遠患難曰之而起所曰至人灰身滅智捐形絕慮內無機照之勤外息大患之本超然與羣有永分渾爾與太虛同體寂焉無聞怕爾無兆冥冥長往莫知所之其猶燈盡火滅膏明俱竭此無餘涅槃也經云五陰永盡譬如燈滅然則有餘可曰有稱無餘可曰無名名立則宗虛者欣尚於沖默有稱生則懷德者彌仰於聖功斯乃典誥之所垂文先聖之所軌轍而曰有無絕於內稱謂淪於外視聽之所不暨四空之所昏昧使夫懷德者自絕宗虛者靡託無異杜耳目於胎殼掩玄象於霄外而責宮商之異辯玄素之殊者也子徒

知遠推至人於有無之表。高韻絕唱於形名之外。而論旨竟莫知所歸。幽途故自竦而未顯。靜思幽尋。寄懷無所。豈所謂朗文明於冥室。奏玄響於無聞者哉。

位體第三

無名曰有餘無餘者。蓋是涅槃之外稱。應物之假名耳。而存稱謂者。封名志器象者。耽形名也。極於題目。形也。盡於方圓。方圓有所不寫。題目有所不傳。焉可曰名於無名。而形於無形者哉。雜序云。有餘無餘者。信是權寂致放之本意。亦是如來隱顯之陳迹也。但未是玄寂絕言之幽致。又非至人環中之妙術耳。子獨不聞正觀之說歟。維摩語言。我觀如來。無始無終。六入已過。三界已出。不在方不離方。非有爲非有爲。非無爲不可。曰識識不可。曰智知無言。無說心行處滅。曰此觀者。乃名正觀。曰他觀者。非見佛也。放光云。佛如虛空。無去無來。應緣而現。無有方所。然則聖人之在天下也。

寂寞虛無無執無競導而弗先感而後應譬猶幽谷之響明鏡之像對之弗知其所自來隨之罔識其所自往恍焉而有惚焉而亡動而逾寂隱而彌彰出幽入冥變化無常其爲稱也因應而作顯迹爲生息迹爲滅生名有餘滅明無餘然則有無之稱本乎無名無名之道於何不名是已至人居方而方止圓而圓在天而天處人而人原夫能天能人者豈天人之所能哉果已非天非人故能天能人耳其爲治也故應而不爲因而不施因而不施故施莫之廣應而不爲故爲莫之大爲莫之大故乃返於小成施莫之廣故乃歸乎無名經曰菩提之道不可圓度高而無上廣而不及淵而無下深不可測大包天地細入無間故謂之道然則涅槃之道不可自有無得之明矣而惑者覩神變因謂之有見滅度便謂之無有無之境妄想之域豈足標榜玄道而語聖心者哉意謂至人寂怕無兆隱顯同源存不爲有亡不爲無何則佛言吾無生不生雖

生不生無形不形。雖形不形。已知存不爲有。經云。菩薩入無盡三昧。盡見故去滅度。諸佛又云。入於涅槃而不般涅槃。已知亡不爲無。亡不爲無。雖無而有。存不爲有。雖有而無。雖有而無。故所謂非有。雖無而有。故所謂非無。然則涅槃之道。果出有無之域。絕言象之遷斷矣。子乃云。聖人患於有身。故滅身。已歸無。勞勤莫先於有智。故絕智。已淪虛。無乃乖乎神極。傷於玄旨者也。經曰。法身無象。應物而形。般若無知。對緣而照。萬機頓起。而不撓其神。千難殊對。而不干其虛。動若行雲。止猶谷神。豈有心於彼此。情繫於動靜者乎。既無心於動靜。亦無象於去來。去來不召象。故無器而不形。動靜不召心。故無感而不應。然則心生於有心。象出於有象。象非我出。故金石流而不焦。心非我生。故日用而不動。紘紘自彼。於我何爲。所召智周萬物。而不勞形。充八極而無患。益不可盈。損不可虧。寔復痾瘠中。遠壽極。雙樹靈。竭天棺。體盡焚。燎者哉。而惑者居見。

聞之境尋殊應之迹秉執矩而擬大方欲言智勞至人形患大聖
謂捨有入無因言名之豈謂採微言於聽表拔立根於虛壤者哉

徵出第四

有名曰夫渾元剖判萬有參分有既有矣不得不無無不自無必
因於有所言高下相傾有無相生此乃自然之數數極於是言此
而觀化母所有理無幽顯恢悅恬怪無非有也有化而無無非無
也然則有無之境理無不統經云有無二法攝一切法又稱三無
為者虛空數緣盡非數緣盡數緣盡者即涅槃也而論云有無之
表別有妙道妙於有無謂之涅槃請覈妙道之本果若有也雖妙
非無雖妙非無即入有境界果若無也無即無差無而無差即入無
境總而括之即而究之無有異有而非無無有異無而非有者明
矣而曰有無之外別有妙道非有非無謂之涅槃吾聞其語未即
於心也

超境第五

無名曰有無之數。誠曰法無不該。理無不統。然其所統俗諦而已。經曰真諦何邪。涅槃道是俗諦何邪。有無法。是何則。有者有於無。無者無於有。有無所曰稱有。無有所曰稱無。然則有生於無。無生於有。離有無。離無無。有無相生。其猶高下相傾。有高必有下。有下必有高矣。然則有無雖殊。俱未免於有也。此乃言象之所曰形。是非之所曰生。豈足曰統於幽極。而擬乎神道者乎。是曰論稱。出有無者。良曰有無之數。止乎六境之內。六境之內。非涅槃之宅。故借出曰祛之。庶榆道之流。勞擗幽途。託情絕域。得意忘言。體其非有非無。豈曰有無之外。別有一有而可稱哉。經曰三無爲者。蓋是羣生紛繞。生乎篤患。篤患之尤。莫先於有。絕有之稱。莫先於無。故借無曰明其非有。明其非有。非謂無也。

搜玄第六

有名曰論旨云涅槃既不出有無。又不在有無。不在有無。則不可於有無得之矣。不出有無。則不可離有無求之矣。求之無所。便應都無。然復不無其道。其道不無。則幽途可尋。所曰千聖同轍。未嘗虛返者也。其道既存。而曰不出不在。必有異旨。可得聞乎。

妙存第七

無名曰。言由名起。名曰相生。相因可相。無相無名。無名無說。非心所知。吾何敢言之。而子欲問之。耶。雖然善志有言。眾人若能。曰無心。而受無聽。而聽者。吾當曰無言。言之。庶述其言。亦可曰言。淨名曰。不離煩惱。而得涅槃。天女曰。不出魔界。而入佛界。然則玄道在於妙悟。妙悟在於即真。即真則有無邪觀。齊觀則彼己莫二。所曰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同我則非復有無。異我則乖於會通。所曰不出不在。而道存乎其間矣。何則。夫至人虛心冥照。理無不統。懷六合於胸中。而靈鑒有餘。鏡萬有於方寸。而其神常虛。至

能拔玄根於未始卽羣動自靜心恬淡淵默妙契自然所自處有
不有居無不無居無不無故不無於無處有不有故不有於有故
能不出有無而不在有無者也然則法無有無之相聖無有無之
知聖無有無之知則無心於內法無有無之相則無數於外於外
無數於內無心此彼寂滅物我真一怕爾無朕乃曰涅槃涅槃若
此圖度絕矣豈容可責之於有無之內又可徵之於有無之外邪

難差第八

有名曰涅槃既絕圖度之域則超六境之外不出不在而玄道獨
存斯則窮理盡性究竟之道妙一無差理其然矣而放光云三乘
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佛言我昔爲菩薩時名曰儒童於然燈
佛所已入涅槃儒童菩薩時於七住初獲無生忍進修三位若涅
槃一也則不應有三如其有三則非究竟究竟之道而有升降之
殊眾經異說何曰取中邪

辨差第九

無名曰然究竟之道理無差也法華經云第一大無有兩止吾
目方便爲怠慢者於一乘道分別說三三車出火宅卽其事也目
俱出生死故同稱無爲所乘不一故有三名統其會歸一而已矣
而難云三乘之道皆因無爲而有差別此目人三三於無爲非無
爲有三也故放光云涅槃有差別邪答曰無差別但如來結習都
盡皆聞結習不盡耳請目近喻目況遠譬如人斬木去尺無尺去
寸無寸修短在外尺寸不在無也夫目羣生萬端識根不一智鑒
有淺深德行有厚薄所目俱之彼岸而升降不同彼岸豈異異自
我耳然則眾經殊辯其致不乖

責異第十

有名曰俱出火宅則無患一也同出生死則無爲一也而云彼岸
無異異自我耳彼岸則無爲岸也我則體無爲者也請問我與無

爲爲一爲異若我卽無爲無爲亦卽我不得言無爲無異異自我也若我異無爲我則非無爲無爲自無爲我自常有爲冥會之致又滯而不通然則我與無爲一亦無三異亦無三三乘之名何由而生也

會異第十一

無名曰夫止此而此適彼而彼所曰同於得者得亦得之同於失者失亦失之我適無爲我卽無爲無爲雖一何乖不一邪譬猶三鳥出網同適無患之域無患雖同而鳥鳥各異不可曰鳥鳥各異謂無患亦異又不可曰無患旣一而一於眾鳥也然則鳥卽無患無患卽鳥無患豈異異自鳥耳如是三乘眾生俱越妄想之樊同適無爲之境無爲雖同而乘乘各異不可曰乘乘各異謂無爲亦異又不可曰無爲旣一而一於三乘也然則我卽無爲無爲卽我無爲豈異異自我耳所曰無患雖同而升虛有遠近無爲雖一而

幽鑿有淺深無爲卽乘也乘卽無爲也此非我異無爲已未盡無爲故有三耳

詰漸第十二

有名曰萬累滋彰本於妄想妄想既祛則萬累都息二乘得盡智菩薩得無生智是時妄想都盡結縛永除結縛既除則心無爲心既無爲理無餘翳經曰是諸聖智不相違背不出不在其實俱空又曰無爲大道平等不二既曰無二則不容異二不體則已體應窮微而曰體而未盡是所未悟也

明漸第十三

無名曰無爲無二則已然矣結是重惑而可謂頓盡亦所未喻經曰三箭中的三獸渡河中渡無異而有淺深之殊者爲不同故也三乘眾生俱濟緣起之津同鑿四諦之的絕偽卽真同升無爲然剛所乘不一者亦曰智力不同故也夫羣有雖眾然其量有涯正

使智猶身子。辯若滿願。窮才極慮。莫窮其時。況乎虛無之數。重玄之域。其道無涯。欲之頓也。書不云乎。爲學者日益。爲道者日損。爲道者。爲於無爲者也。爲於無爲。而日日損。此豈頓得之謂。要損之又損之。日至於無損耳。經喻營日智。用可知矣。

譏動第十四

有名曰經稱法身已上。入無爲境。心不可言。智知形不可言。象測體絕。陰入。心智寂滅。而復云進修三位。積德彌廣。夫進修本於好尚。積德生於涉求。好尚則取捨情現。涉求則損益交陳。既言取捨。爲心損益爲體。而曰體絕。陰入。心智寂滅。此文乖致殊。而會之一人。無異指南爲北。日曉迷夫。

動寂第十五

無名曰經稱聖人無爲而無所不爲。無爲故雖動而常寂。無所不爲故雖寂而常動。雖寂而常動。故物莫能一。雖動而常寂。故物莫能

二物莫能二故逾動逾寂物莫能一故逾寂逾動所曰爲卽無爲
無爲卽爲動寂雖殊而莫之可異也道行云心亦不有亦不無不
有者不若有心之有不無者不若無心之無何者有心則眾庶是
也無心則太虛是也眾庶止於妄想太虛絕於靈照豈可止於妄
想絕於靈照標其神道而語聖心者乎是曰聖心不有不可謂之
無聖心不無不可謂之有不有故心想都滅不無故理無不契理
無不契故萬德斯弘心想都滅故功成非我所曰應化無方未嘗
有爲寂然不動未嘗不爲經云心無所行無所不行信矣儒童曰
昔我於無數劫曰國財身命施人無數曰妄想心施非爲施也今
曰無生心五華施佛始名施耳又空行菩薩入空解脫門方言今
是行時非爲證時然則心彌虛行彌廣終日行不乖於無行者也
是曰賢劫稱無捨之檀成具美不爲之爲禪典唱無絲之慈思益
演不知之知聖旨虛玄殊文同辨豈可曰有爲便有爲無爲便無

爲哉。菩薩住盡不盡。平等法門不盡。有爲不住。無爲卽其事也。而曰南北爲喻。殊非領會之唱。

窮源第十六

有名曰非眾生。無曰御三乘。非三乘。無曰成涅槃。然必先有眾生。後有涅槃。是則涅槃有始。有始必有終。而經云。涅槃無始無終。湛若虛空。則涅槃先有。非復學而後成者也。

通古第十七

無之曰。夫至人空洞無象。而萬物無非我造。會萬物已成。已者。其唯聖人乎。何則。非理不聖。非聖不理。理而爲聖者。聖不異理也。故天帝曰。般若當於何求。善吉曰。般若不可於色中求。亦不離色中求。又曰。見緣起爲見法。見法爲見佛。斯則物我不異之效也。所曰至人。最玄機於未兆。藏冥運於卽化。總六合曰鏡心。一去來曰成體。古今通終始同。窮本極末。莫之與二。浩然太均。乃曰涅槃。經曰。

不離諸法而得涅槃。又云諸法無邊故菩提無邊。言知涅槃之道存乎妙契。妙契之致本乎冥一。然則物不異我。我不異物。物我玄會歸乎無極。進之弗先退之弗後。豈容終始於其間哉。天女曰。首年解脫亦何如。从。

考得第十八

有名曰。經云眾生之性極於五陰之內。又云得涅槃者五陰都盡。譬猶燔滅。然則眾生之性頓盡於五陰之內。涅槃之道獨建於三有之外。邈然殊域。非復眾生得涅槃也。果若有得則眾生之性不止於五陰。若必止於五陰則五陰不都盡。五陰若都盡誰復得涅槃者耶。

玄得第十九

無名曰。夫真由離起。僞因著生。著故有得。離故無名。是言則真者同真。法僞者同僞。子自有得爲得。故求於有得耳。吾已無得爲得。

故得在於無得也。且談論之作，必先定其本。既論涅槃，不可離涅槃而語涅槃也。若卽涅槃，卽與言誰獨非涅槃而欲得之邪。何者。夫涅槃之道，妙盡常數，融冶二儀，滌蕩萬境，天人同一，異內視，不己見返聽，不我聞。未嘗有得，未嘗無得。經曰：涅槃非眾生，亦不異眾生。維摩詰言：若彌勒得滅度者，一切眾生亦當滅度。所召者何。一切眾生，本性常滅，不復更滅。此名滅度。在於無滅者也。然則眾生非眾生，誰爲得之者。涅槃非涅槃，誰爲可得者。放光云：菩提從有得邪。答曰：不也。從無得邪。答曰：不也。從有無得邪。答曰：不也。雖有無得邪。答曰：不也。然則都無得邪。答曰：不也。是義云：何答曰：無所得。故爲得也。是故得無所得也。無所得謂之得者，誰獨不然邪。然則玄道在於絕域，故不得言得之。妙智存乎物外，故不知言知之。大象隱於無形，故不見言見之。大音匿於希聲，故不聞言聞之。故囊括終古，導達羣方，亭毒蒼生，疏而不漏。汪哉洋哉，何莫由之。

哉故梵志曰吾聞弘道厥義弘深汪洋無涯靡不成就靡不度生
然則三乘之路開真偽之途辨賢聖之道存無名之致顯矣

長阿含經序

夫宗極絕於稱謂賢聖曰之沖默玄旨非言不傳釋迦所曰致教
是曰如來出世大教有三約身口則防之曰禁律明善惡則等之
曰契經演幽微則辨之曰法相然則三藏之作也本於殊應會之
有宗則異途同趣矣禁律律藏也四分十誦法相阿毗曇藏也四
分五誦契經四阿含藏也增一阿含四分八誦中阿含四分五誦
雜阿含四分十誦此長阿含四分四誦合三十經曰爲一部阿含
秦言法歸法歸者蓋是萬善之淵府總持之林苑其爲典也淵博
弘富溫而彌曠明宣禍福賢愚之迹剖判真偽異濟之原歷記古
今成敗之數墟域二儀品物之倫道無不由法無不在譬彼巨海
百川所歸故曰法歸爲名開析修途所記長遠故曰長爲目翫茲

典者長迷頓曉邪正難辨顯如晝夜報應冥昧照若影響劫數雖
遼近猶朝夕六合雖曠現若目前斯可謂朗大明於幽室惠五日
於眾誓不關戶牖而智無不周矣大秦天王滌除玄覽高韻獨遠
恬智交養道世既濟每懼微言翳於殊俗旨右將軍使者司隸校
尉晉公姚爽質直清柔玄心超詣尊尚大法妙悟自然上特畱懷
每任旨法事旨弘始十二年歲次上章掩茂請闡寶三藏沙門佛
陀邪舍出律藏四分四十五卷一作四十九卷案今藏本四分律藏六十卷與此卷數不同十四
年訖十五年歲次昭陽奮若出此長阿含訖涼州沙門佛念爲譯
秦國道士道含筆受時集京夏名勝沙門於第校定恭承法言敬
受無差蠲華崇朴務存聖旨余旨嘉遇猥參聽次雖無翼善之功
而豫親承之末故略記時事旨示來賢焉釋藏剋一又跡九

梵網經序

夫梵網經者蓋是萬法之玄宗眾經之要旨大聖開物之真模行

者階道之正路。是曰如來權教。雖復無量所言要趣。莫不曰此爲指南之說。是曰秦主識達。寰中神凝。紛表雖威。綸四海而沾想。虛玄雖風。偃八荒而靜慮。塵外故弘。始三年。滄風東扇。於是詔天竺法師鳩摩羅什。在長安草堂寺。及義學沙門三千餘僧。手執梵文。口翻解釋。五十餘部。唯梵網經一百二十卷。六十一品。其中菩薩心地品第十。專明菩薩行地。是時道融道影三百人等。卽受菩薩戒人。各誦此品。曰爲心首。師徒義合。敬寫一品八十一部。流通於世。欲使仰希菩提者。追蹤曰悟理。故冀於後代同聞焉。釋茲攝二

百論序

百論者。蓋是通聖心之津塗。開眞諦之要論也。佛泥洹後八百餘年。有出家大士。厥名提婆。玄心獨悟。俊氣高朗。道映當時。神超世表。故能闢三藏之重關。坦十二之幽路。檀步迦夷。爲法城塹。於時外道紛然。異端競起。邪辯逼眞。殆亂正道。乃仰慨聖教之凌遲。俯

掉羣迷之縱惑。將遠拯沈淪。故作斯論。所旨防止閑邪。大明於宗
極者矣。是旨正化。旨之而際。邪道。旨之而替。非夫領括眾妙。孰能
若斯論。有百偈。故曰百為名。理致淵玄。統羣籍之要文。旨婉約。窮
制作之美。然至趣幽簡。抄得其門。有婆數開士者。明慧內融。妙思
奇拔。遠契玄蹤。為之訓釋。使沈隱之義。彰於徽翰。風味宣流。被於
來葉。文藻煥然。宗途易曉。其為論也。言而無黨。破而無執。儼然靡
據。而事不失真。蕭焉無奇。而理自玄會。返本之道。著乎茲矣。有天
竺沙門鳩摩羅什。器量淵弘。俊神超邁。鑽仰累年。轉不可測。常味
詠斯論。曰為心要。先雖親譯。而方言未融。至今思尋者。躡踏於謬
文。標位者。乖迕於歸致。大秦司隸校尉安成侯姚嵩。風韻清舒。沖
心簡勝。博涉內外。理思兼通。少好大道。長而爛篤。雖復形羈時務。
而法言不輟。每撫茲文。所慨良多。曰弘始六年。歲次壽星。集理味
沙門。與什考校正本。陶練覆疏。務存論旨。使質而不野。簡而必詣。

宗致。謂爾無間然矣。論凡二十品。品各有五偈。後十品。其人曰。爲無益。此土故闕而不傳。冀明一作曉識君子。詳而覽焉。釋藏守人又百一

注維摩詰經序

維摩詰不思議經者。蓋是窮微盡化。妙絕之稱也。其旨淵玄。非言像所測。道越三室。非二乘所議。超羣數之表。絕有心之境。渺漭無爲。而無不爲。罔知所曰。然而能然者。不思議也。何則。夫聖智無知。而萬品俱照。法身無像。而殊形並應。至韻無言。而玄籍彌布。冥權無謀。而動與事會。故能統濟羣方。開物成務。利見天下。於我無爲。而惑者覩感。照因謂之智。觀應形則謂之身。觀玄籍便謂之言。見變動乃謂之權。夫道之極者。豈可曰形言。權智而語其神域哉。然羣生長寢。非言莫曉。道不孤運。弘之由人。是曰如來。命文殊於異方。召維摩於他土。爰集毗邪。共弘斯道。此經所明。統萬行則曰權。智爲主。樹德本則曰六度。爲根。濟蒙惑則曰慈悲。爲首語。宗極則

曰不二爲言。凡此眾說皆不思議之本也。至若借座燈王請飯香土手接大千室包乾像不思議之迹也。然幽關難啟聖應不同。非本無曰垂迹。非迹無曰顯本。本迹雖殊而不思議一也。故命侍者標曰爲名焉。大秦天王俊神超世。玄心獨悟。弘至治於葛機之上。揚道化於千載之下。每尋翫茲典。曰爲栖神之宅。而恨支竺所出。理滯於文。常懼玄宗墜於譯人。北天之運。運通有在也。曰弘始八年。歲次鶻火。命大將軍常山公左將軍安城侯與義學沙門千二百人於常安大寺。請羅什法師重譯正本。曰高世之量。冥心真境。既盡寰中。又善方言。時手執梵文。口自宣譯。道俗虔虔。一言三復。陶冶精求。務存聖意。其文約而誦。其旨婉而彰。微遠之言。於茲顯然。余曰聞短。時豫聽次。雖思乏參。玄然庶得文意。輒順所聞。而爲注解。略記成言。述而無作。庶將來君子異世同聞焉。釋藏跡八又五。一又務。

鳩摩羅什法師誄 并序

夫道不自弘，弘必由人。俗不自覺，覺必待匠。待匠故世有高悟之期，由人故道有小成之運。運在小成，則靈津輟流，期在高悟，則玄鋒可詣。然能仁曠世，期將千載。時師邪心，是非競起。故使靈規潛逝，微緒殆亂。爰有什法師者，蓋先覺之遺嗣也。凝思大方，馳懷高觀。審釋道之陵遲，悼蒼生之窮蹙。故乃奮迅神儀，寓形季俗。繼承洪緒，爲時城壘。世之安寢，則覺曰大音。時將晝昏，乃朗曰慧日。思結類網於道消，緝落緒於窮運。故乘時曰會，錯枉曰正。一扣則時無互鄉，再擊則嶮巘歸仁。於斯時也，羊鹿之駕摧輪，六師之車覆轍。二想之玄，旣明一乘之奧。亦顯是曰端坐嶺東，響馳八極。恬愉弘訓，而九流思順。故大秦符姚，二大王師。旅曰延之，斯仁王也。心遊大覺之門，形鎮萬化之上。外揚羲和之風，內盛弘法之術。道契神交，屈爲形授。公曰宗匠，不重則其道不尊。故蘊懷神寶，感而後

動自公形應秦川若燭龍之曜神光恢廓大宗若曦和之出傅桑
融治常道盡重玄之妙開邪悟俗窮名教之美言既適時理有固
會故辯不徒興道不虛貴斯乃法鼓重震於閭浮梵輪再轉於天
北矣自非位超修成體精百鍊行藏應時其孰契於茲乎曰要言
之其爲弘也隆於春陽其除患也厲於秋霜故巍巍乎蕩蕩乎無
邊之高韻然隘運幽興若人云暮癸丑之年年七十四月十三日
薨乎大寺嗚呼哀哉道匠西傾神軸東摧朝曦落曜寶岳崩頽六
合晝昏迷駕九迴神關重閉三途競開夜光可惜盲子可哀罔極
之感人百其懷乃爲誄曰

先覺登霞靈風緬邈通仙潛凝應真沖漠叢叢九流是非競作悠
悠盲子神根沈溺時無指南誰識冥度大人遠覺幽懷獨悟恬沖
靜默抱此玄素應斯乘運翔翼天路既曰應運宜當時望受生乘
利形標奇相襪襪遠遠醫亂逸量思不再經悟不待匠投足八道

遊神三向。玄根挺秀。宏音遠唱。又曰抗節。忽棄榮俗。從容道門。尊
 尚素朴。有典斯尋。有妙斯錄。弘無自替。宗無擬族。霜結如冰。神安
 如岳。外迹彌高。內朗彌足。恢恢高韻。可模可因。惛惛冲懷。惟妙惟
 直。靜曰通元。動曰應人。言爲世寶。默爲時珍。華風既立。二教亦賓。
 誰爲道消。玄化方新。白公之覺。道無不弘。靈風遐扇。逸響高騰。廓
 茲大方。然斯慧燈。道音始唱。俗網已崩。痴根彌拔。上善彌增。人之
 寓俗。其途無方。統斯羣有。紐茲頹綱。順曰四恩。降曰慧霜。如彼維
 摩。迹參城坊。形雖圓應。神冲帝鄉。來教離妙。何足曰臧。偉哉大人。
 振降圓德。標此名相。顯彼冲默。通曰寂妙。約曰玄則。方隆般若。曰
 應天北。如何連邈。幽里冥地。天路誰通。三途永塞。嗚呼哀哉。至人
 無爲而無不爲。擁網還籠。長羅遠羈。純恩下鈞。客旅上攜。恂恂善
 誘。肅肅風馳。道能易俗。化能移時。奈何昊天。摧此靈規。至真既往。
 一道莫施。天人哀泣。悲慟靈祇。嗚呼哀哉。公之云亡。時唯百六道。

匠蹈斤，殘輪摧軸，朝陽頽景，瓊岳顛覆，宇宙晝昏，時喪道目，哀哀蒼生，誰撫誰育，普天悲感，我增摧衄，嗚呼哀哉，昔吾一時曾遊仁川，適其餘波，纂成虛玄，用之無窮，贊之惻堅，躍日絕塵，思加數年，微情未敘，已隨化遷，如可贖兮，買之百千，時無可待，命無可延，惟身惟人，靡憑靡緣，馳懷罔極，情悲昊天，嗚呼哀哉。廣弘明集二十卷秋六十二

支曇諦

曇諦本康居人，居吳興，烏程之千秋里，後徙故鄣之崑山，義熙

七年卒，有集六卷。

案隋志列曇諦於慧遠之前，且道護作曇諦，誄曰爲義熙七年五月卒，道護與曇諦友善，必不有誤，高僧傳七神僧傳三作宋元嘉未卒，恐未可據。

隋志曇諦集上道護集皆列於晉，不列於宋，足百明之。

廬山賦

峭哉壯麗，峻極氤氳，包靈奇，曰藏器，蘊絕峯，平青雲，景澄則巖岫，開鏡，風生則芳林流芬，嶺奇故神明，麟萃路絕，故人迹，自分嚴清。

升山於玄崖，世高垂化於邨亭。應真陵雲，已踞峯。眇忽翳景而入，冥咸豫聞其清塵。妙無得而稱名也。若其南面巍巖，北背遊帶，懸雷分流，已飛瀄。七嶺重嶸，而疊勢映。已竹柏蔚，已聖松。藥，已三湖帶。已九江。嗟四物之蕭森，爽獨秀於玄冬。美二流之潺湲，津百川之所衝。峭門百尋，峻闕千仞。香爐吐雲，已像煙。甘泉湧雷，而先潤。

蘇文類聚七

赴火蛾賦 并序

悉達有言曰：愚人忘身，如蛾投火。誠哉斯言，信而有徵也。

蘇文類聚

九十七御覽九百五十一

翔無常宅，集無定極。類聚羣分，塵合電移。因溫風，已舒散。乘游氣，已徘徊。於是朱明御節，時在盛陽。天地鬱蒸，日月昏茫。燭耀庭宇，燈朗幽房。紛紛羣飛，翩翩來翔。赴飛燄而體應，投煎膏而身亡。

蘇文類聚九十七

燈贊

既明遠理亦弘近教千燈同輝百枝並曜飛烟清夜流光洞照見
形悅景悟旨測妙

謝文輝
聚八十

靈鳥山銘序

昔如來游王舍城憩靈鳥山舊云其山峯似鳥而威靈故曰爲名
焉眾美咸歸壯麗畢備御覽

竺僧度

僧度姓王名暉字玄宗東莞人後爲僧改名

荅楊茗華書

茗華者竺
僧度之妻

夫事君曰治一國未若弘道曰濟萬邦事親曰成一家未若弘道
曰濟三界髮膚不毀俗中之近言耳但吾德不及遠未能兼被曰
此爲愧然積篋成山亦冀從微至著也且披袈裟振錫杖飲清流
詠波若雖王公之服八珍之饌鏗鏘之聲焯暉之色不與易也若

能懸契則同期於泥洹矣。且人心各異，有若其面。卿之不樂道，猶我之不慕俗矣。楊氏長別離矣。萬世因緣於今絕矣。歲聿云暮，時不我與。學道者當日日損爲志，處世者當日及時爲務。卿年德并茂，宜速有所慕。莫日道士經心而坐，失盛年也。高僧傳四

釋僧衛

衛居荊州長沙寺，爲殷仲堪所重。

十住經合注序

夫冥壑日沖，虛靜用百川日之木，至極日無相標。玄品物日之宗，故法性住湛。一曰居妙寂，紛累日運通。靈根朗圓，燭日遂能乘涉。動日間用，然能要有資用，必有本。用必有本，故御本則悟涉無方。能要有資，故悟虛則遂運其通。通則苞鏡六合，而有無圓照。塞則用隨緣感，而應必慮偏。圓照則神功造極，慮偏則顛覆興焉。故四瀆間溢，則洪川灌壑。玄象差轍，則三光晦曜。因此而推，固知運通。

有宗化積有本夫運通之宗因緣開其會無相極其終化積之本
十道啟其謀心術兆其始故心術憑無則靈照通而大乘塵滯有
則神慮塞而九宅開矣然推而極之則唯心與法別而張之則絲
彰八極請辨而目焉夫萬法浩然宗一無相靈魄彌綸統極圓照
斯蓋日體用爲萬法言性虛爲無相稱動主爲心識謂靜御爲智
照故滯有慮塞則曰心曰識憑靈照通則曰智曰見見者正見也
始曉之偏目也智者正徧智也體極之圓號也正見創入轍之始
正徧標體極之終四者蓋精魄彌綸水鏡萬法雖數隨緣感然靈
照常一而不變者也夫體用無方則用實異照故亂識爲塵穢心
欲聞見謂寶廓智謂種穢心故五欲爲醜醜之室聞見故三寶爲
荆石之門亂識故六塵爲幻惑之肆廓智故一切種爲驅龍之淵
四者寔萬法浩然同實異照雖感應交映而宗一無相者也故識
御六塵曰矇性心起五欲曰昏慮見憑四諦曰洗鑿智撫無相曰

通照然則境雖

下缺

理故心緣精魄彌綸體故靈照靈照故統名

一心所緣故總號一法若夫名隨數變則浩然無際統曰心法則

未始非二故十住爲經將窮隨心術之原本遂眞悟之始辯神功

啟於化彰八萬歸於圓照使靈機無隱伏之數大造無虛竊之名

爾乃落滯識曰反墜眞眞慧曰居宗開十道運其用恬無相遠其

通合三義曰廓能則表宏稱謂菩提菩提者包極十道之尊號皆

囊通物之妙稱乃十住啟靈照之圓極遠弘大通之逸軌故十住

者靜照息機反鑒之容目者也夫所曰冠大業之始唱統十地之

通曰表稱十住諒義存於茲焉義存於茲焉然則十住之興蓋廓

明神覺之向瀟發瑩眞慧之砥礪如來反流盡源之舟與世雄撫

會誕化之天府乃眾經之宗本法藏之淵源寶鑒始領終之水鏡

光宣佛慧之日月者也夫致弘不可曰言象竅道弘不可曰名數

極故文約而義豐辭婉而旨弘兆百行開於心轍啟八萬舉其一

隅非夫探鈞玄、研機孰能亢貞、鑒敬於希微、開拔英悟、返乎三
隅者哉、悲夫守習之迷、雖服膺舊聞、不翫斯要、雖負日月而彌昏
而玄津而莫濟矣、當請引而推焉、夫舉高必詣遠、致深則興玄、故
廓六天、曰妙處、引法雲、曰勝眾、蓋非勝無、曰扣其玄處、非妙不足
曰光其道、光道要有方、玄扣必得人、故位妙處、曰殊方、則境絕眾
穢、開玄肆、曰引眾、則英彥蓋時、處極六天、則寶映七珍、眾舉法雲
則體鏡九宅、廓六變、曰開運、朗耀世之宏觀、叩三說、曰開興、撫玄
中之統韻、發五情、曰宜到、慮眾誠、曰彌溘、遞二七、曰運感、互交用
於玄端、開神轍於三轉之際、兆靈覺於九識之淵、匹夫眾經、曰比
興、不得同日而語、開八萬、曰辯用、馬可共劫而言、非夫體包三義、
道總兩端、孰有若斯之弘哉、孰有若斯之弘哉、曰此而斷其道淵
矣、其致玄矣、夫曰金剛之幽植、總神辯、曰居用、猶曰不可究其深
況自降茲者乎、然道不獨運、弘必由人、故合千載之下、靈液有寄

馬夫外國法師鳩摩羅耆婆者。挺天悟於命世。邁英風於季俗。乘
冥寄而孤遊。因秦運。引道。撫玄節於希聲。暢微言於像外。可引
祛。故納新。非擬三益。悟宗入轍。幾於過半。運啟其願。彌遭其會。引
銘礫之質。廁南金之肆。誠悟無返三之機。思無稽立之謀。然存聞
賞事。庶無惑焉。故撫經靜慮。感尋疇昔。每苦其文約而致引。言婉
而旨玄。使靈燭映於隱數。大宗昧於禰文。神標絲是引。權範。玄風
自茲用澆。洎至於閑詣靖唯。扣磨津門。則何常不遙。然長慨撫積
薄。引興懷哉。故遂撰記上聞。略爲注釋。豈曰淵壑之待晨露。蓋引
伸其用己之心耳。庶後來明哲。有引而補焉。釋藏迹九

曇影

曇影姚秦時居陽翟九崖巖。見魏書後住逍遙園。

中論序

夫萬化非無宗。而宗之者無祖。虛宗非無異。而契之者無心。故至

人已無心之妙慧而契彼無相之虛宗內外俱冥緣智俱寂豈容
名數於其間哉但曰掃玄之質趣必有由非名無曰領數非數無
曰擬宗故遂設名而召之立數而辨之然則名數之生生於累者
可曰造極而非其極荀曰非極復何常之有邪是故如來始遣眞
覺應物接塵放之曰有後爲大乘乃說空法化適當時所悟不二
流至末葉像教之中人根膚淺道識不明遂廢魚守筌在指忘月
觀空教便謂罪福俱泯聞說相則謂之爲眞是使有無交興生滅
迭爭斷常諸邊紛然競起時有大士厥號龍樹爰託海宮速無生
忍意在傍宗載隆遺教故作論曰折中其立意也則無言不窮無
法不盡然統其要歸則會通二諦曰眞諦故無有俗諦故無無眞
故無有則雖無而有俗故無無則雖有而無雖有而無則不累於
有雖無而有則不滯於無不滯於無則斷滅見息不存於有則常
等冰消寂此諸邊故名曰中問答析微所曰爲論是作者之大意

也亦云中觀直目觀辯於心論宣於口耳

釋藏百一

僧法吒

法吒外國人寄居長干寺

題頌同張奴

悠悠世事惑滋損益使欲塵神橫生悅懌惟此哲人淵覺先見思
形浮沫矚影遶電累斷聲華茂醜章弁視色悟空翫物傷變捨紛
絕有斷習除戀青條曲蔭白茅已薦依畦啜麻鄰崖飲滌慧定計
昭妙真日眷慈悲有增深想無倦

高僧傳十
杯度

賜進士出身一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高王毓藻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五終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六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十

闕名

修行道地經翻譯記

闕寶文士竺侯征若性純厚樂道歸尊好學不倦眞爲上儒也齋此經本來至燉煌是時月支菩薩沙門法護德素智博所覽若淵志化未進誨人曰眞究天竺語又暢晉言於此相值其演之其筆受者菩薩弟子沙門法乘月氏法寶賢者李應榮承索烏子剡遲時通武支晉支晉寶等三十餘人咸其勸助曰太康五年二月二十三日始訖正書寫者榮瑤業侯無英也其經上下二十七品分爲六卷向六萬言於是眾賢各各而置

釋藏終八

放光經記

惟昔大魏潁川朱士行曰甘露五年出家學道爲沙門出塞西至
于闐國寫得正品梵書梵本九十章六十萬餘言曰太康三年遣
弟子弗如檀晉字法饒送經梵本至洛陽住三年復至許昌二年
後至陳畱界倉垣水南寺曰元康元年五月十五日眾賢者共集
議晉書正寫時執梵本者于闐沙門無又羅優婆塞竺叔蘭口傳
覲太玄周玄明共筆受正書九十章凡二十萬七千六百二十一
言時倉垣諸賢者等大小相勸助供養至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寫都訖經義深奧又前後寫者參校不能善悉至太安二年十一
月十五日沙門竺法寂來至倉垣水北寺求經本寫時檢取現品
五部并梵本與竺叔蘭更共攷校書寫永安元年四月二月訖於
前後所寫校最爲差定其前所寫可更取校晉梵音訓暢義難通
諸問士大學文生書寫供養諷誦讀者願畱三思想其不逮也

須真天子經記

須真天子經太始二年十一月八日於長安青門內白馬寺中天竺菩薩曇摩羅察口授出之時傳言者安文惠帛元信手受者品承遠張玄伯孫休達十二月三十日未時訖同上

普曜經記

普曜經永嘉二年太歲在戊辰五月本齊菩薩沙門法護在天水寺手執梵本口宣晉言時筆受者康殊帛法炬同上

賢劫經記

賢劫經永康元年七月二十一日月支菩薩竺法護從罽賓沙門得是賢劫三昧手執口宣時竺法友從洛寄來筆受者趙文龍使其功德福流十方普遂蒙恩離於罪蓋其是經者次見千佛稽受道化受苦薩波致無生忍至一切法十方亦爾同上

首楞嚴後記

咸和三年歲在癸酉涼州刺史張天錫在州出此首楞嚴經於時
有月支優婆塞支施崙手執梵本支博綜眾經於方等三昧特善
其志業大乘學也出首楞嚴須賴上金光首如幻三昧時在涼州
州內正聽堂湛露軒下集時譯者龜茲王子世帛延善晉梵音延
博解羣籍內外兼綜受者常侍西海趙肅會水令馬亦內侍來恭
政此三人皆是俊德有心道德時在坐沙門釋慧常釋進行涼州
自屬辭辭旨如本不加文飾飾近俗質近道文質兼唯聖有之耳

同上

阿維越致遮經記

晉言不退轉法輪

太康五年十月十四日菩薩沙門法護於燉煌從龜茲副使羌子
侯得此梵書不退轉法輪經口收晉言授沙門法乘使流布一切

咸悉聞知

同上

龐逆經記

太康十年十二月 日月支菩薩法護手執梵書口宣晉言蕭道
真筆受於洛陽城西白馬寺中始出析嶺元寫使功德流布一切
蒙福度脫同上

聖法印經記

元康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於酒泉演此
經弟子竺法首筆受令此深法普流十方大乘常住同上

文殊師利淨律經記

經後記云沙門竺法護於京師遇西國寂志誦出此經經後尙有
數品其人忘失輒宣現者轉之爲晉更得其本補令具足太康十
年四月八日白馬寺中聶道真對筆受勸助劉元謀傅公信侯彥
長等同上

正法華經記

太康七年八月十日 燉煌月支菩薩沙門法護手執梵經口宣傳

出正法華經二十七品授優婆塞聶承遠張仕明張仲政其筆受
竺德成竺文盛嚴威伯續文承趙叔初張文龍陳長玄等共勸助
歡喜九月二日訖

天竺沙門竺力迦茲居士帛元信其參校元年二月六日重覆

又元康元年長安孫伯虎召四月十五日寫素解

釋嚴
跡八

正法華經後記

永熙元年八月二十八日比丘康那律於洛陽寫正法華品竟時
與清戒界節優婆塞張季博董景玄劉長武長文等手執經本詣
白馬寺對與法護口校古訓講出深義自九月大齋十四日於東
牛寺中施檀大會講誦此經竟日盡夜無不咸歡重已校定

同上

持心經記

持心經太康七年三月十日燉煌開士竺法護在長安說出梵文

授承遠

同上

六卷泥洹記

摩竭提國巴連弗邑阿育王塔天王精舍優婆塞伽羅先見晉十道人釋法顯遠遊此土爲求法故深感其人卽爲寫此大般泥洹經如來祕藏願合此經流布晉土一切眾生悉成平等如來法身義熙十三年十月一日於謝司空石所立道場寺出此方等大般泥洹經至十四年正月一日校定盡訖禪師佛大跋陀手執梵本寶雲傳譯於時座有二百五十人上

二十卷泥洹記

智猛傳云毗耶離國有大小乘學不同帝利城次華氏邑有婆羅門氏族甚多其稟性敏悟歸心大乘博覽眾典無不通達家有銀塔縱廣八尺高三丈四龕銀像高三尺餘多有大乘經種種供養婆羅門問猛言從何來荅言秦地來又問秦地有大乘學不卽荅皆大

如來大哀經記

元康元年七月七日。燉煌菩薩支法護。手執梵經。經名如來大哀。口授聶承遠。道真。正書晉言。己其年八月二十三日。訖護親自覆校。當令大法光顯流布。其有覽者。疾得總持。暢澤妙法。釋藏跡九

文殊師利發願經記

晉元熙二年。歲在庚申。於揚州鬪場寺。禪師新出。云外國四部眾禮佛時。多誦此經。已發願求佛道。同上

僧伽羅刹集經後記

大秦建元二十年十一月三十日。罽賓比丘僧伽跋澄。於長安石羊寺。口誦此經。及毗婆沙佛圖羅刹。翻譯秦言未精。沙門釋道安。朝賢趙文業。研覈理趣。每存妙盡。遂至畱連。至二十一年二月九日。方訖。且婆須蜜經。及曇摩難提。口誦增一阿含。并幻網經。使佛念爲譯人。念迺學通內外。才辯多奇。常疑西域言繁質。謂此土好

華每存整飾文句減其繁長安公趙郎之所深疾窮校考定務存
典骨既方俗不同計其五失梵本出此目外豪不可差五失如安
公大品序所載余既預眾未聊記卷後使知釋趙爲法之至釋藏
踴十

大智論記

究摩羅耆婆法師自秦弘始三年歲在辛丑十二月二十日至常
安四年夏於逍遙園中西門閣上爲姚天王出釋論七年十二月
二十七日乃訖其中兼出經本禪經戒律百論禪法要解向五十
萬言并此釋論一百五十萬言論初品三十四卷解釋一品是全
論其本二品已下法師略之取其要足目開釋文意而已不復備
其廣釋得此百卷若盡出之將十倍於此上同

三法度經記

比丘釋僧伽先志願大乘學三藏摩訶鞞那伽蘭兼通一切書記
此三法度三品九真度撰記出此經持此福祐一切眾生令從若

得安見諦解脫同上

八椹度阿毗曇根椹度後別記

斯經序曰其人忘因緣一品故闕文焉近自罽賓沙門曇摩卑聞之來經蜜川僧伽諦婆譯出此品八椹度文具也而卑云八椹度是體耳別有六足可自百萬言卑誦二足今無譯可出慨恨良深秦建元十五年正月十九日於揚州瓦官佛圖記同上

成實論記

大秦弘始十三年歲次豕韋九月八日尚書令姚顛請出此論至來年九月十五日訖外國法師拘摩羅耆婆手執梵本口自傳譯曇曇筆受釋藏百一

菩薩波羅提木叉後記

夫窮像於玄原之無始萬行始於戒信之玄兆是故天竺鳩摩羅什法師心首持誦什言此戒出梵網經中而什法師少翫大方齊

異學於迦夷。高風東扇。故弘始三年。秦王道契百王之業。奉心大法於逍遙觀中。三千學士與什參定大小乘經五十餘部。唯菩薩十戒四十八輕。最後誦。此時融影三百人等。一時受行修菩薩道。豈唯當時之益。乃有累劫之津也。故慧融書三千部流通於後代。持誦相授。屬諸後學好道之君子。願末劫不絕。其見千佛龍華同坐。同上

關中近出尼二種壇文。夏坐雜十二事并雜事。其卷前中後三記。卷初記云。太歲己卯。鶉火之歲。十一月十一日。在長安出此比丘尼大戒。其月二十六日。記僧純於龜茲。佛陀舌彌誅戒本。曇摩侍傳。佛念執梵。慧常筆受。

卷中間。尼受大戒法後記云。此土無大比丘尼戒。乏斯一部僧法久矣。吳土雖有五百戒比丘尼。而戒是颯歷所出。尋之殊不似聖人所制。法汰道林。聲鼓而攻之。可謂匡法之棟梁也。法汰去年亦

令外國人出少許復不足。慧常涼州得五百戒一卷。直戒戒複之。似人之所作。其義淺近。未及僧純曇充拘夷國來從雲慕藍寺於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許得此比丘尼大戒。及授戒法。受坐已下。至劔碁法。遂令佛圖卑爲譯。曇摩侍傳之。乃知真是如來所制也。而不止五百數。比丘戒有二百六十。問侍所曰。言莫知其故也。然曰。理推之。二百五十及五百。是舉全數耳。又授比丘尼大戒。文少。將卽用授大比丘法。而出其異也。八簾賴夷無二。亦當依此足之耳。亦當略授十七僧迦衛尸沙一章也。又授比丘尼大戒。尼三師。敎授師更與七尼。壇外問內法。壇外問內法。於事爲重。故外國師云。壇外問當言正爾。上場眾僧中當問汝。汝當爾答。壇上問則言。今眾僧中問汝也。正爾。令曇充還拘夷訪授比丘尼大戒。定法須報曰。爲式也。授六法。文無乏也。二師而已。無敎授師也。

卷後又記云。秦建元十五年十一月五日。歲在鶡尾。比丘僧純曇

充從上慈高德沙門佛圖舌彌誅得此授大比丘尼戒儀及二歲
戒儀從受坐至屬投諸雜事令曇摩侍出佛圖申爲譯慧常爭受
凡此諸事是所施行之急者若爲人師而不練此此無異於土牛
後人也涼州道人竺道曼於比丘慈因此異事來與燉煌道人此沙
門各各所住祠或二百或三百人爲一部僧比丘尼向三百人凡
有五祠各各從所使僧祠依準爲界內無異說戒法也常暮說戒
說戒之日比丘尼差二人往白所依僧云今日當說戒僧卽差二
人往詣比丘尼僧知人數還白大僧云比丘尼凡有若干於某祠
清淨說戒普其聞知如是三白比丘尼便自共行籌說戒如法僧
事七月十五日各於所止處受歲如法遣三人詣所依僧承受界
分齋耳其餘如僧法比丘尼當三受戒五百戒比丘尼滿十二歲
乃中爲師初受十戒時索二女師當使持律沙門授戒乃付女師
令教道之次受二百五十戒年滿二十直使女三師授之耳威儀

俯仰如男子受戒法無異也受戒後周一年無誤失乃得受戒五百戒後受戒時三師七僧如中受時直使前持律師更授二百五十事合前爲五百耳直授之不如中受時問威儀委曲也戒文如男子戒耳事事如之無他異也同上

正誣論

有異人者誣佛曰尹文子有神通者愍彼胡狄胡狄父子聚麀貪婪忍害昧利無恥侵害不厭屠裂羣生不可遜讓厲不可談議喻故具諸事云云又令得道弟子變化云云又禁其殺生斷其婚姻使無子孫伐胡之術孰良於此云云正曰誣者既云無佛復云文子有神通復云有得道弟子能變化恢廓盡神妙之理此真有胸無心之語也夫尹文子卽老子弟子老子卽佛弟子也故其經云問道竺莖有古先生善入泥洹不始不終永存綿綿竺莖者天竺也泥洹者梵語晉言無爲也若佛不先老子何得稱先生老子不

先尹文何故請道德之經。眾曰：此推之佛。故文子之祖宗，眾聖之元始也。安有弟子神化而師不能乎？且夫聖之宰世，必曰道蒞之。遠人不服，則綏曰文德，不得已而用兵耳。將曰除暴止艾，極濟羣生，行小殺曰息，大殺者也。故春秋之世，諸侯征伐，動仗正順，敵國有釁，必鳴鼓曰彰，其過總發兵曰臨，罪人不曰聞味而行誅也。故服則柔而撫之，不苟姪刑，極武勝則曰喪禮，居之殺則曰悲哀泣之。是曰深貶誘執，大杜絕滅之原。若懷惡而討不義，假道曰成，其暴皆經傳變文，譏貶累見。故會宋之盟，抑楚而先晉者，疾衷甲之詐，曰崇咄信之美也。夫敵之怨惠不及後嗣，惡止其身，四重罪不濫。此百王之明制，經國之令典也。至於季末之將，佳兵之徒，患道薄德衰，始任詐力，競曰譎詭之計，濟殘賊之心，野戰則肆鋒極殺，屠城則盡坑無遺。故白起刎首於杜郵，董卓屠身於宮門。君子知其必亡，舉世哀其灰燼，兵之弊也。遂至於此，此爲可痛心而長歎。

者矣。何有聖人而欲大縱陰毒，翦絕黎元者哉？且十室容賢，而况萬里之廣，重華生於東夷，文命出乎西羌，聖哲所興，豈有常地，或發音於此，默化於彼，形放萬方，而理運不差，原夫佛之所曰夷迹，於中岳而曜奇於西域者，蓋有至趣，不可得而縷陳矣。豈有聖人疾敵之強，而其欲覆滅，使無子遺哉？此何異氣厲殷流，不獨良淑縱火中原，蘭猶俱焚，桀紂之虐，猶將不然乎？縱令胡國信多惡逆，曰暴易暴，又非權通之旨也。引此爲辭，適足肆謫言，眩愚豎，豈允情合義，有心之難乎。

又誣云：尹文子欺之，天有三十二重云云。又妄牽樓炭經云：諸天之宮廣長二十四萬里，面開百門，門廣萬里云云。正曰：佛經說天地境界，高下階級，悉條貫部分，敘而有章，而誣者或附若生長，枉造僞說，或顛倒淆亂，不得要實，何有二十四萬里之地，而容四百萬里之門乎？曰：一事覆之，足明其錯謬者多矣。賊獲牧豎，猶將知

其不然況有識乎欲引見博祇露其思焉

又誣云佛亦周遍五道備犯眾過行凶惡猶得佛此非怖爲惡者之法也又計生民善者少而惡者多惡人死輒充六畜爾則開闢至今足爲仄矣今畜宜居十分之九而人種已應希矣正曰誠如所言佛亦曾爲惡耳今所引得佛者改惡從善故也若長惡不悛迷而後遂往則長夜受苦輪轉五道而無解脫之由矣今引其能掘眾惡之栽滅三毒之燼修五戒之善盡十德之美行之累劫倦而不已曉了本際暢三世空故能解生死之虛外無爲之場耳計天下昆蟲之數不可稱計人本之在九州之內若毫末之在馬體十分之九豈可言哉故天地之性引人爲貴榮期所引自得於三樂達貴賤之分明也今更不復自賴於人類不醜惡於畜生引芻水爲甘膳引羈絡爲非諷安則爲之無所多難也

又誣云有無靈下經無靈下經妖怪之書耳非三墳五典訓誥之

言也。通才達儒所未究覽也。三曾五祖之言，又似解奏之文。此殆不詰而虛妄自露矣。今且聊復應之。凡俗人常謂人死則滅，無靈無鬼，然則無靈則無天曹，無鬼則無所收也。若子孫奉佛而乃追譏祖先，祖先或是賢人君子，平生之時未必與子孫同事，而天曹便收伐之，令顏冉之尸羅枉戮之痛，仁慈祖考加虐毒於貴體，此豈聰明正直之神乎？若其非也，則狐貉魍魎之鬼，何能反制仁賢之靈，而囚禁戒之人乎？曰：此爲誣鄙醜書矣。

又誣云：道人聚斂百姓，大構塔寺，華飾奢侈，糜費而無益云云。正曰：夫教有深淺，適時應物，悉已備於首論矣。請復伸之。夫恭儉之心，莫過堯舜，而山龍華蟲，黼黻絺繡，故傳曰：錫鸞和鈴，昭其警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故王者之居，必金門玉陛，靈臺鳳闕，將使異乎凡庶，令貴賤有章也。夫人情從所視而興感，故聞鼓鼙之音，視羽旄之象，則思將帥之臣，聽琴瑟之聲，觀庠

序之儀則思朝廷之臣遷地易觀則情貌俱變令悠悠之徒見形而不及道者莫不貴崇高而忽仄陋是已諸奉佛者仰慕遺迹思存髣髴故銘列圖像致其虔肅割捐珍玩已增崇靈廟故上士遊之則忘其蹶筌取諸遠味下士遊之則美其華藻玩其炳蔚先悅其耳目漸率已義方三塗汲引莫有遺蹟猶器之取水隨量多少唯穿底無當乃不受耳

又專誣已禍福爲佛所作可謂元不解矣聊復釋之夫吉凶之與善惡猶善惡之乘形聲自然而然不得相免也行之由己而理左應耳佛與周孔但其明忠孝信順從之者吉背之者凶示其渡水之方則使資舟楫不能令步涉而得濟也其謂誨人之法救厄死之術亦猶神農唱粒食已充饑虛黃帝垂衣裳已禦寒暑若閉口而望飽裸袒已求溫不能強與之也夫扁鵲之所已稱良醫者已其應疾投藥不失其宜耳不責其合有不死之民也且扁鵲有云

吾能令當生者不死不能令當死者必生也若夫爲子則不孝爲臣則不忠乎守膏肓而不悟進良藥而不御而受禍臨死之日更多咎聖人深恨良醫非徒東走其勢投奔矣

又誣云沙門之在京洛者多矣而未嘗聞能令主上延年益壽上不能調和陰陽使年豐民富消菌御疫克靜禍亂云云下不能休糧絕粒呼吸清醞扶命度厄長生久視云云正曰不然莊周有云達命之情者不務命之無奈何審期分之不可遷也若令性命可已智德求之者則發且二子足令文父致于齡矣顏子死則稱天喪子惜之至也無已延之耳且陰陽數度期運所當百六之極有時而臻故堯有滔天之洪湯有赤地之苗涿鹿有漂櫓之血坂泉有橫野之屍何不坐而消之救其未然邪且夫熊經鳥曳導引吐納服黍稷而御英藥吸風露已代饑饉俟此而壽有待之倫也斯則有時可夭不能無窮者也沙門之視松喬若未孩之兒耳方將

抗志於二儀之表，延祚於不死之鄉，豈能屑心營近與，而彭爭長哉。難者，苟欲騁飾，非之辯，立距諫之強，言無節，奏茂無宮，商嗟夫。北里之亂，雅惡緣之奪黃也。其餘噪之音，曾無紀綱，一遵先師不答之章。

又誣云：漢末有笮融者，合兵依徐州刺史陶謙，謙使之督運，而融先事佛，遂斷盜官運。曰：自利人，大起佛寺云云。行人悉酒食云云。後爲劉繇所攻，見殺云云。正曰：此難不待繩約而自縛也。夫佛教，率曰慈仁，不殺，忠信不愆，廉貞不盜，爲首。老子云：兵者不祥之器，邇者凶，而融阻兵安忍，結附寇逆，犯殺一也。受人使命，取不報主，犯欺二也。斷割官物，曰自利人，犯盜三也。佛經云：不曰酒爲惠施，而融縱之犯酒四也。諸戒盡犯，則動之死地矣。譬猶吏人解印脫冠，而橫道肆暴，五尺之童皆能制之矣。笮氏不得其死，適足助明爲惡者之獲殃耳。

又誣云石崇奉佛亦至而不免族誅云云。正曰石崇之爲人余所悉也。僑盈耽酒放僻無度多藏厚斂不恤惇獷論才則有一割之利計德則盡無取焉。雖託名事佛而了無禁戒卽如世人貌清心穢色厲內荏。口詠禹湯而行偶樂踞自貽伊禍。又誰之咎乎。

又誣曰周仲智奉佛亦精進而竟復不蒙其福云云。正曰尋斯言似乎幸人之菑非通言也。仲智雖有好道之意然意未受戒爲弟子也。論其率情亮直具涉儒上自是可才而有強梁之累未合道家嬰兒之旨矣。曰此而過忌勝之雄喪敗理耳。縱如難者之言精進而遭害者有矣。此何異顏項夙天夷叔餒死比干盡忠而陷割心之禍申生篤孝而致雉經之痛。若此之比不可勝言。孔子曰仁者壽。茂者昌而復有不免固知宿命之證。至矣信矣。

又誣云事佛之家樂死惡生屬纊待絕之日皆曰爲福祿之來而無哀感之容云云。正曰難者得無隱心而居物不然何言之逆乎。

夫佛經自謂得道者能立同彼我渾齊短修涉生死之變泯然無
槩步禍福之地而夷心不懼樂天知命安時處順耳其未體之者
哀死慎終之心乃所日增其篤也故有大悲宏誓之義讎人之喪
猶如哀矜日德報怨不念舊惡况乎骨肉之痛情隆自然者而可
日無哀感之心者哉夫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恐疇己之深也逆情
違道於斯見矣

弘明集一載此文於牟子理感論後無撰人名案稱石崇周嵩則撰人在明帝後也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寧遠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直隸王毓漢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七

烏程嚴可均校輯

釋氏十

闕名二

四阿含暮鈔序

阿含暮者秦言趣無也。阿難既出十二部經，又采撮其要，逕至道法，爲四阿含暮，與阿毗曇及律並爲三藏焉。身毒學士曰：爲至德未墜於地也。有阿羅漢名婆素跋陀，鈔其膏腴，已爲一部。九品四十六葉，斤重去複，文約義豐，真可謂經之瓔鬘也。百行美妙，辯是與非，莫不悉載也。幽奧深富，行之能事畢矣。有外國沙門字因提，麗先齋詣前部國，祕之佩身，不日示人。其王爾第求得，諷之，遂得布此。余呂壬午之歲八月，東省先師寺廟於鄴寺，令鳩摩羅佛提執梵文，僧念僧護爲譯，僧導曇究僧徽筆受。至冬十一月，乃訖。此

歲夏出阿毗曇冬出此經二年之中具三藏也深曰自幸但恨八九之年始遇此經恐韋編未絕不終其業耳若加數年將無大過也近敕譯人直合轉梵爲秦解方言而已經之文質所不易也又有惡數懸事皆訪其人爲注其下時復曰意消息者爲其章注修如路者其人注解引經本也其有直言修如路者引經證非注解也釋藏藉五又述九案此經篇目是釋道安所題疑此序亦道安作而梁釋僧祐曰爲未詳作者尋道安傳亦無壬午歲至鄴寺事故編入闕名類

沙彌十戒法并威儀序

夫乾坤覆載曰人爲貴立身處世曰禮儀爲本君臣父子非禮不立防邪止奸非禮不禁和國崇婚非禮不定遜悌鄉邑非禮不通師徒朋友非禮不敬弔喪問疾非禮不行昔先賢垂範永曰爲軌則喪祭之儀世務之急是曰信行之機旦夕之要今世浮遊或輕或重或深或淺不諧法則曰致譏論釋藏叔四

尊婆須密菩薩所集論序

尊婆須密菩薩大士次繼彌勒作佛名師子如來也。從釋迦文降
生轉提國爲大婆羅門梵摩渝子。厥名鬱多羅。父命觀佛。尋作四
月。具觀相表威變容止。還白所見。父得不還。已出家學。改字婆須
密。佛般涅槃後。遊放周妒國槃柰園。高才蓋世。奔逸絕塵。撰集斯
經焉。別七品爲一椽度。盡十三椽度。其所集也。後四品一椽度。訓
釋佛偈也。凡十一品。十四椽度也。該羅深廣。與阿毗曇並興。外國
傍通大乘。特明盡漏。博涉十法。百行之能事畢矣。尋之潑然猶滄
海之無涯。可不謂之廣乎。陟之陞爾。猶崑岳之無頂。不謂之高乎。
寶渚極目。狀夜光之珍。巖岫舉蹠。狀天智之玉。懿乎富也。何過此
經。外國升高座者。未墜於地也。集斯經已。入三昧定。如彈指頃。神
升兜術彌妒路。彌妒路刀利。及僧伽羅刹。適彼天宮。斯二三君子
皆次補處人也。彌妒路刀利者。光炎如來也。僧伽羅刹者。柔仁佛

也茲四大士集乎一堂對揚權智賢聖默然洋洋盈耳不亦樂乎
闍賓沙門僧伽跋澄曰秦建元二十年傳此經一部來詣長安武
威太守趙政文業者學不厭士也求令出之佛念譯傳跋澄難陀
禰婆三人執梵本慧富筆受曰三月五日出至七月十三日乃訖
梵本十二千首廬也余與法和對校修飾武威少多潤色此經說
三乘爲九品持善修行曰止觀經十六最悉每尋上人之高韻未
常不忘记一作味也恨聞數仞之門晚懼不悉一作懼失其宗廟之美
百官之富也釋藏集一
又跡十

首楞嚴三昧經注序

首楞嚴三昧者晉曰勇猛伏定意也謂十住之人志當而功顯不
爲而務成蓋勇猛伏之名生於希尚者耳雖功高天下豈係其名
哉直曰忘業宗而稱立遺訓故名遺訓三千數典誥羣生瞻之而
弗及鑽之而莫喻自非奇致超玄梵可曰應乎聖錄所謂勇猛者

誠哉難階也。定意者謂迹絕仁智有無兼忘。雖復寂自應感。惠澤者倉生何嘗不通。惠曰仁智。照曰玄宗。所曰寂首。未可得而分也。故其篇云。悉遍諸國。亦無所分於法身不壞也。謂雖從感若流。身充宇宙。豈有爲之者哉。謂化者曰不化爲宗。作者曰不作爲主。其自忘焉。像可分哉。若至理之可分。斯非至極也。可分則有虧。斯成則有散。所謂爲法身者。絕成虧遺合散。靈鑿與玄風齊蹤。員神與太陽俱暘。其明不分。萬類殊觀。法身全濟。非亦宜乎。故曰不分無所壞也。首楞嚴者。沖風冠乎知喪。洪緒在於忘言。微旨盡於七住。外迹顯乎三權。洞重玄之極奧。耀八特之化筌。插高木之玄標。建十準。曰何能翫妙旨。曰調習。既習釋而知玄。遺慈故慈洽。乘照而照弘也。故有陶化育物。紹曰經綸。自非領略玄宗。深達奇趣。豈云究之哉。沙門支道林者。道心冥乎上世。神悟發於天然。俊朗明徹。玄映色空。放於往數。位敘三乘。余時復疇諮。豫聞其一。敢曰不敏。

係於句末想望來賢助刪定焉

釋藏跡七

漸備經十住梵名并書序

波牟提陀晉曰一住維摩羅晉曰二住波披迦羅晉曰三住阿至
摸晉曰四住頭闍耶晉曰五住阿比目住晉曰六住頭羅迦摩晉
曰七住阿遮羅晉曰八住抄頭摩提晉曰九住曇摩彌迦晉曰十
住漸備經晉曰十住名

第一住名悅豫第二住名離垢第三住名興光第四住名輝耀第
五住名難勝第六住名目前第七住名玄妙第八住名不動第九
住名善哉意第十住名法雨漸備經十住行

第一住今亡第二住說戒行第三住說十二門五通事第四住說
三十七品事第五住說四諦事第六住說十二因緣事第七住說
權智事第八住說神足變化事第九住說神足教化事第十住亦
說神足教化事漸備經護公曰元康七年出之其經有五卷五萬

餘言第一卷說一住事今無此一卷今現有二住目下至十住爲十品。

漸備經十住與本業大品異說事委悉於本業大品不知何目瞻於涼州昔涼州諸道士釋敏道竺法彥義斯二道士並皆博學目經法爲意不知何目不集此經又亦不問其有所說始知博聞之難爲人興顯經且亦是大經說事廣大義理幽深乃是眾經之美望辭敏茂瞻真有奇聞而帛法巨亦是博學道士昔鄴中亦與周旋不知何目復不集此經又不聞其言博聞強記信難有護公出須賴經雖不見恆聞彥說之張天錫更出首楞嚴故當應委於先者元康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沙門法護在長安市西寺中出漸備經手執梵本譯爲晉言護公菩薩人也尋其餘音遺迹使人仰之彌遠夫諸方等無生諸三昧經類多此公所出真眾生之冥梯大品出來雖數十年先出諸公略不綜習不解諸公何目爾諸公

才明過人，當能留心思研，心旨爲至業者，故當極有所得。先出諸公，故恨太簡。於文句殊多可恨。大品頃來東西諸講習，無不旨爲業。於文句猶不同，覺其轉深，但才分有限，思尋有極。幽旨作案在脫誤非短思所盡，然文句故可力爲。方欲研之，窮此一生，冀有微補。漸備經，恨不得上一卷。冀因緣冥中之助，忽復得之。漸備所說，位分眾行，各有階級。目下殊異於眾經，方欲根悉，研尋之。如今茫茫，猶涉大海，不知第一住中何說。彼或有因緣信使，君不可不持作意。案有脫誤盡尋求之理。大品上兩卷，若有可尋之階，亦勤旨爲意。護公出光讚計，在放光前九年，不九年當八年，不知何旨。遂適在涼州，不行於世。尋出經時，乃在長安出之，而都不流行，乃不知其故。吾往在河北，唯見一卷。經後記云：十七章，年號日月，亦與此記同。但不記處所，所旨爲異。然出經時人云：聃承遠筆受，帛元信沙門法度。此人皆長安人也。旨此推之，略當必在長安出此經。梵本亦言

于闐沙門祇多羅所齋來也。此同如慧常等涼州來疏。正似涼州
出。未詳其故。或乃謾公在長安時。經未流宣。唯持至涼州。未能乃
詳審。泰元元年。歲在丙子。五月二十四日。此經達襄陽。釋慧常已
百年。因此經寄牙市人康兒。展轉至長安。長安安法華道人送至
牙市。牙市人送達襄陽。付沙門釋道安。襄陽時齊僧有三百人。使
釋僧勳寫送與揚州道人竺法汰。漸備經已。泰元元年十月三日。
達襄陽。亦是慧常等所送。與光讚俱來。填南鄉間人畱寫。故不與
光讚俱。至耳。首楞嚴須賴。並皆與漸備俱。至涼州。道人釋慧常。歲
在壬申。於內苑寺中寫此經。已酉年。因寄至子年四月二十三日。
達襄陽。首楞嚴經事事多於先者。非但第一第二第九。此章最多。
近三四百言。詩於文句。極有所益。須賴經亦復小多。能有住處云。
有五百戒。不知何旨。不至此。乃最急。四部不具於大化。有所闕。般
若經乃曰善男子。善女人。爲教首。而戒立行之本。百行之始。猶樹

之有根常曰爲深恨若有緣便盡訪求之理先梵本有至信因之

勿零落

釋藏
跡九

阿毗曇心序

釋和尚昔在關中令鳩摩羅跋提出此經其人不知晉語曰偈本
難譯遂隱而不傳至於斷章直云修妒路及見提婆乃知有此偈
曰偈檢前所出又多首尾隱沒互相涉入譯人所不能傳者彬彬
然是曰勸令更出曰晉泰元十六年歲在單闕貞於重光其年冬
於潯陽南山精舍提婆自執梵經先誦本文然後乃譯爲晉語比
丘道慈筆受至來年秋復與提婆校正曰爲定本時眾僧上座
竺僧根支僧純等八十人地主江州刺史王凝之優婆塞西陽太
守任固之爲檀越並其勸佐而興焉

釋藏
跡十

法顯傳自記遊天竺事後序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

雷其冬，齋因講集之際，重開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
略者，勸令詳載，纔復，具敘始末，自云願尋所經，不覺心動汗流，所
言乘危履險，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
必全之地，言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言爲古今罕有，自大教
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
志之所獎，無功業而不成，成夫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
忘也哉。齊藏
兵八

戒因緣經鼻柰耶序

阿難出經，而承聖旨，五百應真，更互定察，分爲十二部，於四十九
年之誨，無片言遺失，又鈔十二部，爲四阿含，阿毗曇，鼻柰耶，三藏
備也。天竺學士，罔弗尊焉，諷之詠之，未墜於地也。其大高座沙門
則兼該三藏，中下高座，則通一通二而已耳。經流秦土，有自來矣。
隨天竺沙門所持來之經，遇而便出於十二部，毗日羅部最多，言

斯邦人莊老放行與方等經兼忘相似故因風易行也道安常恨
三藏不具曰爲闕然歲在壬午鳩摩羅佛提齋阿毗曇鈔四阿含
鈔來至長安渴仰情久卽於其夏出阿毗曇鈔四卷其冬出四阿
含鈔四卷又其件彌密算奈厥名耶舍諷鼻奈經甚利卽令出之
佛提梵書佛念爲譯曇景筆受自正月十二日出至三月二十五
日乃了凡爲四卷與往年曇摩侍出戒典相似如合符焉於二百
六十事疑礙之滯都設然焉上聞異要煥乎可觀焉二年之中於
此秦邦三藏具焉然世尊制戒必有所因六羣比丘生於貴族攀
龍附鳳離貪出家而豪心不盡鄙悖之行曰成斯戒二人得道二
人生天二人墮龍一入無擇明持貴不節自遺伊感向使中開家
子遇佛出學雖不能一坐成道何由如此之困乎然此經是佛未
制戒時其所犯穢漏行多旣制之後改之可貴天竺持律不都
通視惟諸十二法人堅明之士乃開緘藤向其相授耶舍見矚見

誦諱諷人可使由之不可使知其言切至乃自是也而今已後泰
士有此一部律矣唯願同我之人尤慎所授焉未滿五歲非持律
人幸勿與之也釋藏

僧伽羅刹所集佛行經序

僧伽羅刹者須賴國人也佛去世後七百年生此國出家學道遊
放諸邦至憍陀越土瓠陀闍貳王師焉高明絕世多所述作此土
修行道地經其所集也又著此經憲章世尊自始成道迄於愉虛
行無巨細必因事而演遊化夏土莫不曲備雖普耀本行度世諸
經載佛起居至謂爲密今攬斯經所悟復多矣傳其將終我若立
根得力大士誠不虛者立斯樹下手援其葉而棄此身使那羅延
力大象之勢無能移余如毛髮也正使就那維者當不燠此葉言
然之後便卽立終闍貳王自臨而不能動遂召巨經象挽未始能
搖卽就那維炎葉不傷尋昇兜術與彌勒大士高談彼宮將補佛

處賢劫第八百建元二十年。罽賓沙門僧伽跋燈齋此經本來詣
長安。武威太守趙文業請令出焉。佛念爲譯。慧嵩筆受。正值慕容
作難於近郊。然譯出不衰。余與法和對檢定之。十一月三十日乃
了也。此年出中阿含六十卷。增一阿含四十六卷。伐鼓擊柝之中
而出斯一百五卷。窮通不改其恬。詎非先師之故迹乎。釋藏
宜一

達摩多羅禪經序

夫三業之興。曰禪智爲宗。雖精粗異分。而階藉有方。是故發軔分
遠。途無亂轍。革俗成務。功不待積。靜復所由。則幽語告微。淵博難
窺。然理不云昧。庶旨統可尋。試略而言。禪非智無。曰窮其寂。智非
禪無。曰深其照。然則禪智之要。照寂之謂。其相濟也。照不離寂。寂
不離照。感則俱遊。應必同趣。功立於在用。交養於萬法。其妙物也。
運羣動。曰至一。而不有靡。大象於未形。而不無無。思無爲而無不
爲。是故洗心靜亂者。曰之研慮。悟徹窮神者。曰之入微也。若乃將

入其門。攝在攝會。理玄數廣。道隱於文。則是阿難。曲承音。認過非
其人。必臧之。藏。何者。心無常規。其變多方。數無定象。待感而應。
是故化行。天竺。緘之有匠。幽關莫闢。罕閱其庭。從此而觀。理有行
藏。道不虛授。良有旨矣。如求泥曰未久。阿難傳其共行。弟子末田
地。末田地。傳舍那婆斯。此三應真。咸乘至願。冥契於昔。功在言外。
經所不辯。必闕軌元匠。屏焉無差。其後有優波。颯弱而超悟。智絕
世表。才高應寡。觸理從簡。八萬法藏。所存惟要。五部之分。始自於
此。因斯而推。固知形運。目系。廢興自兆。神用則幽。步無迹。妙動難
尋。涉粗生異。可不慎乎。可不察乎。自此已來。感於事變。懷其舊典。
者五部之學。並有其人。咸懼大法。將墮。理深其慨。遂各述讚禪經。
曰隆盛業。其爲放也。無數方便。曰求寂然。寂乎惟寂。其揆一耳。而
尋條求根者。統本運末者。寡。或將暨而不至。或守方而未變。是
故經稱滿願之德。高普事之風。原夫聖旨。非徒令其長。亦所曰救。

其短若然五部殊業存乎其人。人不經世道或隆替廢興有時。則互相昇降。小大之目。其可定乎。又遙節善變。出處無際。晦名寄迹。無間無示。若斯人者。復不可言名部分。卽非名部之所分。亦不出於其外。別有宗明矣。每慨大放東流。禪數尤寡。三業無統。斯道殆廢。頃鳩摩耆婆宣馬鳴所述。乃有此業。雖其道未融。蓋是爲山於一簣。欣時來之有遇。感奇趣於若人。捨夫制勝之論。而順不言之辨。遂誓被僧那至寂爲己任。懷德未忘。故遺訓在茲。其爲要也。固大成於未象。開微言而崇體。悟惑色之悖德。杜六門。言寢患。達奮競之傷性。齊彼我。言宅心。於是異族同氣。幻形告疏。入深緣起。見生死際。余乃闢九圍於龍津。超三忍。言登位。垢習凝於無生。形累畢於神化。故曰無所從生。靡所不生。於諸所生。而無所生。今之所譯。出自達摩多羅。與佛大先。其人西域之僑。禪訓之宗。搜集經要。勃發大乘。宏敷不同。故有詳略之異。達摩多羅闍眾篇於同道。問

一色爲恒沙其爲觀也明起不日生滅不日盡雖往復無際而未始出於如故曰色不離如如不離色色不離如色則是如如不離色如則是色佛大先言爲澄源引流固宜有漸是言始自二道同甘露門釋四義言反迷啟歸途言領會分別陰界言已止觀暢散緣起使優劣自辨然後合原始反終妙尋其極其極非盡亦非所盡乃曰無盡入於如來無盡法門非夫道冠三乘智通十地孰能洞元根於法身歸宗一於無相靜無遺照動不離寂者哉

廬山諸道人遊石門詩序

石門在精舍南十餘里一名障山基連大嶺體絕眾阜關三泉之會竝立而開流傾巖玄映其上蒙形表於自然故因言爲名此雖廬山之一隅實斯地之奇觀皆傳之於舊俗而未覩者眾將由懸瀨險峻人獸迹絕逕迴曲阜路阻行難故罕經焉釋法師曰隆安四年仲春之月因詠山水遂杖錫而遊於時交徒同趣三十餘人

咸拂衣晨征，悵然增興。雖林壑幽邃，而間塗競進。雖乘危履石，竝
目所悅爲安。既至，則援木尋葛，歷嶮窮崖。猿臂相引，僅乃造極。於
是擁勝倚巖，詳觀其下。始知七嶺之美，蘊奇於此。雙闕對峙，其前
重巖映帶，其後巒阜周迴。已爲障崇，巖四營而闕宇。其中則有石
臺石池，宮館之象，觸類之形，致可樂也。清泉分流，而合注淥淵。鏡
淨於天池，文石發綠，煥若披面。檉松芳草，蔚然光日。其爲神飛，亦
已備矣。斯日也，旅情奔悅，矚覽無厭。遊觀未久而天氣屢變，霄霧
塵集，則萬象隱形。流光迴照，則眾山倒影。開闔之際，狀有靈焉。而
不可測也。乃其將登，則翔禽拂颯，鳴猿厲響。歸雲迴駕，想羽人之
來儀。哀聲相和，若玄音之有寄。雖髮鬢猶聞，而神目之暢。雖樂不
期歡，而欣目永日。當其冲豫自得，信有味焉。而未易言也。退而尋
之，夫崖谷之間，會物無主。應不目情，而間興引人。致深若此，豈不
目虛明，則其照闔。寤驚其情，孤竝三復斯談，猶昧然未盡。俄而太

陽告夕所存已往乃悟幽人之玄覽達恆物之大情其爲神趣豈山水而已哉於是徘徊崇嶺流目四矚九江如帶阜阜成垤因此而推形有巨細智亦宜然迺喟然歎宇宙雖遐古今一契靈鷲邈矣荒途日隔不有哲人風迹誰存應深悟遠慨焉長懷各欣一遇之同歡感良辰之難再情發於中遂其詠之云爾

僊道

鄧處中

處中華佗外孫惠帝時爲少室山應靈洞主號探微真人

華氏中藏經序

華先生諱佗字元化性好恬淡喜味方書多遊名山幽洞往往有所遇一日因酒息於公宜山古洞前忽聞人論療病之法先生訝其異潛逼洞竊聽須臾有人云華生在邇術可付焉復有一人曰道生性貪不憚生靈安得付也先生不覺愈駭躍入洞見二老人

衣木皮頂草冠。先生躬趨左右而拜曰：適聞賢者論方術，遂乃忘歸。況濟人之道，素所好爲，所恨者未遇一法，可曰施驗，徒自不足耳。願賢者少察愚誠，乞與開悟，終身不負恩。首坐先生云：術亦不借，恐異日與子爲累。若無高下，無貧富，無貴賤，不務財賄，不憚勞苦，矜老恤幼，爲急然後可脫。此禍先生再拜謝曰：賢聖之語，一一不敢忘，俱能從之。二老笑指東洞云：石牀上有一書函，子自取之。連出吾居，勿示俗流，宜祕密之。先生時得書，回首已不見老人。先生隔怯離洞，忽然不見，雲奔雨瀉，石洞摧塌，既覽其方，論多奇怪。從茲施試，效無不存。神先生未六旬，果爲魏所戮。老人之言，預有斯驗。余適先生外孫也，因弔先生寢室，夢先生引余坐，語中藏經眞活人法也。子可取之，勿傳非人。余覺驚怖不定，遂討先生舊物，獲石函一具，開之得書一帙，適中藏經也。子性拙於用，復授次子思，因曰：志其實。甲寅秋九月序。

華氏中藏經吳勉學刊本。案甲寅元康四年也。此序疑道家依託。

許邁

邁字叔玄

或作叔齊見御覽四百十引道學論

一名映丹陽句容人後改名玄字

遠游師事南海太守鮑靚學道遍游名山或云仙去

遺王羲之書

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

得道者皆在焉

晉書許邁傳初學記八

鬼神

蘇韶

韶字孝先安平人爲中牟令咸寧初亡

授第九子節書

古昔魏武侯浮於西河而下中流願謂吳起曰美哉山河之固此魏國之寶也吾性愛好京洛每往來出入瞻視邙山上樂哉乎此萬世之基也北背孟津洋洋之河南望天邑濟濟之盛此志雖未

言銘之於心矣不圖奄忽所懷未果前去十月可速改葬在軍司墓次買數畝地便自足矣御覽五百五十八百八十三太平廣

事部

猗尼渠餘國王

王未詳

白玉題文

猗尼渠餘國天王敬信遮須夷國天王歲在攝提當相見也晉書

載記聰子約死道遇一國曰猗尼渠餘引約入宮與皮囊一皮及蘇聞之有一方白玉題文曰

管涔王

王管涔山神

劍銘

神劍服御除服毒水經汾水注云劉曜隱於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奉謁趙皇帝獻劍一口

置前再拜而去曰燭之緇
長三尺光澤非常昔有銘云

緇山神

下都陽相闡教於巫桓闡曰生肉貽我當誦令自食也

御覽八百九十二引

苑異

賜進士出身三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深校刊

全晉文卷一百六十七終